



葫芦岛抗战记忆

抗战影像



第四八路军义勇军司令——郑桂林



寧死不當亡國奴



抗战记忆

参加抗日义勇军第四八路军的片断回忆

刘品三口述 程树堂整理

“九一八”事变前我在绥中县大涝豆沟村担任村副。1931年冬至月，初次接触郑桂林，1932年旧历3月初参加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，从旅长升到第六梯队司令，从在绥、兴两县活动直到1933年退到天津马厂改编。这一段亲身经历的事实，有些还清楚地记得，现把它谈出来供参考。

(一) 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八路军的编成

1931年冬至月，“九。一八”事变过后将近四个月了，东北军黄显声、熊飞率领大队人马由涝豆沟西边向关内撤退。大军过去一、二日，有一身着灰军服的东北军军人模样的人来到我村，遇到村民赵振芳，说他是退往关内的东北军，因体格不好掉了队，走饿了，希望在赵家吃一顿饭，以便继续向前追赶大队。赵因地方当时秩序很乱，好坏难分，不敢留他吃饭，就把他介绍给我，我把他送到赵老秀才吃一顿饭，并留他住下。第二天早晨我见他为人很好，亲切近人，便把他请到我家吃早饭。在吃饭间彼此初步交谈，互通姓名，得知他是郑桂林。当时我就劝他：“你快走吧，这个地方很乱，日本鬼子也不远了，一个人走路是很危险的。”过了二十多天郑桂林由关内回来，带有四十多人，都穿军装，只有三、四人携带小枪，其余徒手。他由涝豆沟往建昌县小药王庙、鸽子洞去找邓云丰，特到我家找我，正值我去外屯串亲未遇，而郑也未等，即往北行。

大概在旧历2月初，郑由北边回来了，到涝豆沟找我。见面后，他兴致勃勃地和我谈他是由关内回来组织群众打日本的，此番北去到建昌县找到了邓云丰，邓已答应带三百多人参加义勇军。在关外组织义勇军初步有了成效。同时他对我讲了一些抗日的道理，动员我参加，他这次是再次回北平途经我处特意和我联系的。

1932年旧历3月初，郑桂林由关里又来了。这回带有一百多人，都是由关里招来的。郑住在半拉山子，派人找我去商议成立义勇军的事，我到半拉山子时遇到我们下沟的朱恒昌，刘把屯村长张耀东，兴城梨树沟门小王沟刘祚三也到了，还带来了五十多名武器齐全的农民。事后才知道郑在各村都开展了工作，挂上了钩。刘祚三就是他的朋友朱恒昌介绍的。这天在半拉山子老高家开的会。郑桂林开头便讲：“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，想灭亡我们中国，让我们当亡国奴，国破家亡，子子孙孙都得当奴隶，就象朝鲜那样。我们中国人多，不要怕他，我们都起来抗日，东北是可以得救的。咱们十多个顶他一个人还不行么？问题就看咱们心齐不齐。前卫人口上万，鬼子不到二十个就把我们管住了，原因是我们不抵抗，心不齐。”他越说越激动，最后痛哭流涕，说不出话来。与会者深受感动，激起了抗日之心，大家一致表示，积极参加抗日义勇军，有多大力量出多大力量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就请你吩咐吧！

在这天晚上，郑司令委任我为第十统带，张耀东为十五统带，让我们串联亲友，动员一切力量参加义勇军。回去后我们便利用自己在地方上一点声望和亲友关系组织义勇军。张耀东和东屯屯赵振东一起，初步成立起三十多人的队伍。我和朱恒昌的儿子朱宝富在一起，也招来三十多人，我让朱宝富先当团长。

在这次会后，郑桂林又联系二道沟村长李秉钧、鲍庄子王怀武，均委以义勇军旅长，弓箭沟洪俊丰、黄国选，汤口窦海山，都委任为团长，各拉起一把子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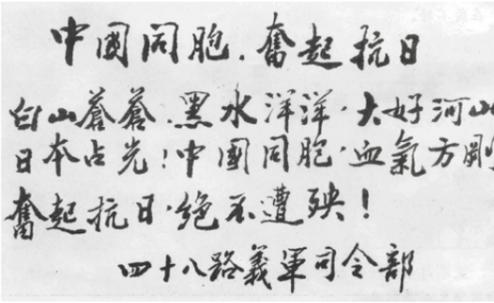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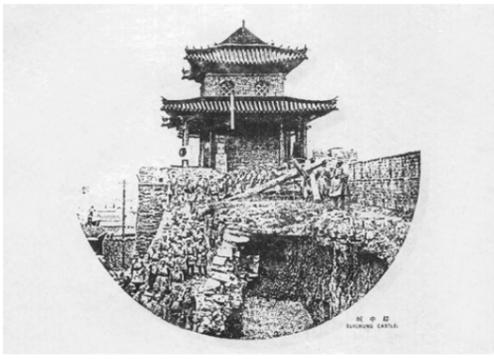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，东北军行伍出身的山东人杨振忠（外号杨麻子）也来投奔郑桂林。杨为人性格倔强，英勇善战，先委为团长，后升旅长。从半拉山子会议动员大家参加义勇军开始，不到十数日，包括郑桂林由关里带来的基本队伍在内，就发展到约五百人。

这时郑桂林司令部有参谋长宋某（凤城人，名字忘记了），副参谋长王铁梅，另有宣传队员二十多人，其中还有女学生。本地人首先就是我们这些人，以后参加者越来越多，队伍逐步壮大，司令部组织也越来越庞大。

(二) 我经历的几次战斗

第一次袭击绥中车站

1932年旧历3月下旬，郑桂林司令在半拉山子召集各部开会，布置攻打绥中车站，晚饭后由半拉山子出发，经钓鱼石、弯土墙子、平川营、马蹄沟，到叶家坟时，有伪警察队开枪阻击我们，郑司令不让还击，派人前去喊话，说明我们借道，伪警察不允，只好开枪。打有一个钟头，把警察队打垮了，人都跑了，只逮捕一个办公人员，缴获五支大枪。因为被警察阻拦耽误了时间，就不能去绥中了，把队伍带到横河子后山隐伏一天，然后再布置攻打绥中车站。参加这次战斗的主力是刘祚三部，由郑桂林司令率领打车站日本兵营，我和张耀东、王怀武、李秉钧是后卫，从半夜十二点分两路兜剿，一直打到天快亮时，日本援军到了，形势对我们不利，司令便下令撤退了，当天到鲍庄子、九门台、背荫草一带住下。这次战斗打死日本军二十多人，并缴获一支三八式步枪。我军死伤有五十多名。



鲍庄子受挫

攻打绥中火车站战役完了，郑司令带一些人又去北平救国会。旧历4月由北平回来，领来子弹手榴弹有几十箱，都卸到花户庄就地分发各旅团，只是没领来枪支。由关内带来二百名原东北军人，也是徒手队。还领来一笔钱，有一千多元未分发，留作补充医药之用。队伍进行了弹药和人员补充之后，拉到北边，经由刘把屯、古城子、苇子沟、袁家屯、獐子沟、宽帮到梨树沟门、杨树湾子一带暂时驻下，然后，郑司令便去小药王庙找邓云丰。半月之后，邓带有枪马齐全的二百多人随郑桂林司令一起回来了，这回我们队伍的力量更大了，分驻在背荫章、永安堡、宁子沟、条石沟、鲍庄子头道沟一带。邓云丰这次来，被委任为四十八路军副司令，所部驻在鲍庄子一带。由于警惕性不高，情况被敌伪探知，日伪组织了一千多人，由前所、前卫、绥中分三路向我们进攻。由绥中出击的这股日本军，在鲍庄子打响，战斗了半天，我部损失很大，邓云丰小肚子中弹，由人抬至条石沟，送往北平医院治疗。日本鬼子也有伤亡。这一仗受挫后，我们就退到背荫章、獐狼冲、永安堡、花户庄一带休息。日本鬼子在四方台扎下大营，常驻有六百多人，把义勇军活动的大门给堵住了。

四方台歼敌

郑司令根据日本兵驻四方台，堵死义勇军活动的大门这一严重情况，召开会议商讨消灭这股日寇的对策，并派人出探。据悉，日本鬼子每天早晨大部分都出早操，只留一部分岗哨。早晨时间偷袭鬼子最为合适，遂确定在天亮时来消灭鬼子。这时义勇军更加壮大了，增加了朱福林、胡景元（唐山人）、王炳良三个旅长。旧历5月20日，郑司令调集全军由背荫章出发分三面兜进，天一亮摸上去了，打的非常激烈。鬼子仓促应战，伤亡很大。我方伤亡也不少。加以白天作战过久对我不利，便在消灭日寇二百多人以后，撤回背荫章。日本鬼子不敢再留在四方台，也退回绥中去了。

（三）地主恶霸对义勇军的破坏

1、缪质彬降日

缪质彬是高丽沟人，原当过土匪，后搞起联庄会，葛家、小盘岭、土头山、平台子等地是他的保险地，群众给他拿保险费。他看义勇军势力不小，便也要加入，郑司令委他为独立旅长。但这个家伙是两面派，他看到日本鬼子的力量很大，就私通了鬼子，鬼子早已给他发下了委任和臂章，他不敢带。我们路经他的防地去打兴城，他百般阻挠，并通知日本人快追。我们在大河西和鬼子打了一昼夜没分胜负，就甩掉它往东开了。

战斗结束，回到青山、三道沟，郑司令召集大家开会，说缪质彬这个家伙早已投降日寇，不消灭他咱们就要吃亏。这时缪已有一千左右人。我们各部队向缪的老巢老沟、高丽沟同时猛烈进攻。缪部被打得落花流水，由老沟上山了。高疯子由和尚房子经葛家屯追赶缪质彬。缪却由棒槌沟朱汉臣家跑到绥中去了。高疯子追到朱汉臣家，要进院搜查，朱家不允，又不许借道，朱家炮手击伤义勇军数人，义勇军被激怒开火，后来用炮轰开大院，朱家死十八口人。这时其他各部都有已不追，只有高疯子一部分继续追缪，郑命令停止也不听，这才有后来在时杖子枪毙高疯子的事件。

2、地主程连德阴谋杀害义勇军

郑桂林到绥中成立义勇军之初，半拉山会议之后，郑桂林下边有个佟杰三旅长，过去是旧军人。他这旅有一百多人，枪支很少，这时常到大户人家去动员出枪出人。条石沟大户程连德家有枪数支，为佟旅长探知。有一天佟旅长带几名弟兄，到鲍庄子找村长曹老品，让曹村长帮助动员程连德的枪。曹村长当即满口答应，去和程连德商量。程假意答应，说让他们来吧。次日曹带着佟旅长他们六个人，来到条石沟程家，谁知程早已连枪带人躲到山上去了，曹村长在程连余家预备饭，等候程连德回来。正在吃饭间，程由外边进屋开枪，当场打死四名，只有曹村长喊话说：“我是村长”，才未往他身上打。义勇军参谋长毛尽臣，被枪打伤后跑到街上，又被程连德抓住枪毙了，只有一人逃了出去。这五名抗日义勇军就这样死于地主程连德之手。程连德枪杀义勇军佟旅长后，就全家搬进绥中城里去了，这时有人要烧程家房子，为死难烈士报仇。义勇军旅长鲍庄子人王怀武百般阻拦，说程连德是他盟侄，要看他的面子。以后王怀武投降了伪满军，因在关里战败，潜逃回家。这时程连德当上了伪自卫团长，就设法把王怀武逮捕送县请功，但又怕王将来报复，走在中途把王怀武枪毙了。当然这是狗咬狗了。

（四）向关内大撤退的所见

1933年旧历2月中旬时节，天气还很冷，积雪数尺。我们在追击缪质彬由北面回来后，全军都聚集在秋子沟一带，郑司令驻在时杖子。这时山海关已失守了，长城各口都很吃紧，日本军和伪满军力量大大增强，对我们义勇军的进剿越来越频繁，我们的活动就越来越困难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便决定向关内大撤退，希望与北平救国会保持联系，避免损失实力，以便继续抗日。在秋子沟一带与日本军进行了一天一宿的战斗后，便下令向曹家房子、花户庄、立根台一带转移，在此稍住数日，准备退入关内。这时的第四十八路义勇军的兵力计有一万多人。

1、当时的人员番号

司令郑桂林

副司令吴金铎

副司令李铁铮

参谋长胡子春

副参谋长王铁梅

所属部队有三个梯队：

第三梯队司令崔景韶，第四梯队司令李秉钧、第六梯队司令刘品三。梯队以下为旅。

司令部直属部队有三个独立旅和二一个独立团：王振铎独立旅（原高疯子旅），崔祥林独立旅，朱福林独立旅，刘品三独立团，于德纯独立团。

这次进关，有些人没跟着去，自动离开义勇军，或者投降了伪满，进关的有刘品三、李秉钧、马玉臣、凌通林（只到乐亭为止）胡景元、邓全惠、张耀东、邱相臣、刘祚三。

未进关的：王怀武（投伪满了）、顾永祥（投伪满了）、赵子波、窦海山（投伪满了）、缪质彬（投伪满了）、谢宝昌、邓云丰。

2、撤退情况

我们第六梯队驻扎在曹家房子、蔓芝草一带。这时有东北军第十六师一个营，营长赵雷，出关到了永安堡。我们以为他是抗日的，曾派人去联系，一进村看到站岗的都佩带白臂章，才知道他已投敌了。赵雷对我派去的人讲，把队伍归

他改编，可以升官发财。我们没答应，从此对赵雷加以戒备。在这以后，郑司令召集我们到司令部开会（司令部设在花户庄半道子老曹家院内），研究往关里撤退的办法，拟定我第六梯队前进方向是关内庄河、城子峪、弓家楼一带，其他部队是大茅山口、黄土岭、驻操营、贺庄，会后立即出发，都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。

过不多久，日本鬼子由九门口上来了。郑司令下令由各单位抽调强有力的战士二百多人，共一千人左右，在九门口夜间摸日本兵营，白昼撤回。干有三天，日本鬼子退了。以后又分数路来向我军进犯，我们每天都在抵抗，弹药给养由国防军供给。打了一个多月，国防军不供应弹药和给养了，不得已，遂向庄河村撤退，一直退到抚宁县。

3、两次改编

我们全军退到抚宁县后，东北军何柱国派参谋长来改编。当时我已去北平，

回来时已经改编完了，把整个四十八路军编成一个师两个旅，郑桂林为师长，第一旅旅长吴金铎，第二旅旅长李铁铮，我被编为第二旅旅附，在绥中参加的一些梯队司令，旅长等都下来了，李秉钧编为营长，马玉臣编个机枪连长，朱宝富连长，张耀东连长。刘祚三骑兵营营长。改编后司令部仍有若干直属的独立团、营，人数还不少。这是第一次抚宁改编。

这次改编之后，又继续西进，一路曾和日军有过数次接触。由抚宁到昌黎县的葛布和安山直奔乐亭，到滦河受阻，经李铁铮先过河联系，国防军二十师支援船只，加上当地老百姓引路涉渡。这才过了滦河，到达了乐亭县大黑驼、蒋各庄一带。这时只有七千人左右了。在此住有多日又开到天津附近马厂兵营驻防，这时已是旧历4月。

到马厂以后，军长何柱国又令郑司令裁弱留强进行缩编，只按四千人发饷。缩编成为警备第一师，下设三个团，师长郑桂林，第一团团团长崔景韶、第二团团团长李铁铮、第三团团团长胡子春，还有一个教育大队，大队长吴金铎，我编为第二团团附，就这样在天津马厂驻防整训。

（五）马厂哗变

这时的马厂外围有大苇塘，里面有土匪出没，在附近绑架勒索，治安非常不好。马厂有个在家理当家的叫万志，在马厂一带私官两面都有交清，土匪里也吃份子，义勇军中在家里的人也很多和老万有联系。以后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郑师长，他说我知道这个情况，最近听说附近土匪要通过老万搞马厂，外边风声很紧。第二天夜间师长把李铁铮找来，郑问李铁铮你和老万有什么关系？对老万的情况你要详细说。李铁铮因和老万关系密切，什么也不说。师长命令把李铁铮绑上，同时逮捕了老万。随后我向师长把李铁铮保下来了。

在这件事之后，郑师长去天津附近青县，招收一部分土匪，有一天李铁铮请我和胡子春吃饭，李铁铮为老万被押牢骚不满。胡子春也随声附和。在这以后，胡子春就偷去河南找了国民党军队一次。

这几天马厂附近风声很紧，谣言四起，说义勇军要暴动。1933年旧历5月28日晚，司令部王铁梅参谋长召集我们开会，胡子春参加了，但中途退出会场。正在这时李铁铮派人找我来了，说有事情，我刚到李铁铮家，街上枪就打响，据说是胡子春队伍打的乱枪，借此拉走，因为枪声很乱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就藏在李铁铮家未敢出屋。

到天亮时枪声已停，这才知道，胡子春不但把他的第三团拉走，还带走了崔景韶的第一团（崔景韶未走），和司令部的一部分人，只剩下李铁铮的第二团、教育大队和刘祚三骑兵营。我马上向青县挂电话报告郑师长第二天郑由青县回来，便整顿剩下来的队伍，急速拉出马厂赶胡子春。吴金铎、李铁铮、崔景韶、马玉臣等和我都没跟去，不久就各自走散了，只有刘祚三始终跟着郑桂林。以后情况我就不清楚了。

1965年2月20日

注释：

1、刘品三说的鲍庄子战斗即顾永祥说的条石沟战斗。据日本《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》记载，驻绥中日军第五连队长谷大佐派出绥中警备队主力，在马蹄沟附近进行了包围攻击。日军死七名，伤五名。

2、据《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》记载，四方台之战为1932年5月9日。

据常继源文章说，是吴金铎先拉出去，然后郑桂林以追讨为名，把其余队伍也拉出马厂。